

亭后

第一阶段的故事

矛盾

第一階段的故事

上海書店印行

目次

一之一	上海市中心區之一夕	一
一之二	民族工業家何耀先	二〇
一之三	什麼都沾染了些寒熱病	三四
一之四	和戰皆主派	五三
一之五	與打擊者	六八
二之一	大時代降臨了	九四
二之二	怒吼罷！大上海	一一三
二之三	生活關係在變化	一三八
二之四	工作無門	一六五
二之五	兩條戰線的鬥爭	一九九

三之一

淪陷的前夜

二二九

三之二

獻給你光榮的市花

二五三

一之一 上海市中心區之一夕

七月初的天氣，簡直迷人。梅雨季剛剛過去，溽暑尚未到來；早晚都有溫和的東南風，初試夏季新裝的年青男女迎着風走，淺色的綢衫就同打了氣似的，飽滿中有柔軟之感，頗有點飄飄然。

人們的丰采也好像格外耐看；梅雨季帶給他們那種昏昏欲睡的倦態是沒有了，可又跟初春時節那種眉宇間飽孕着春之夢幻，很不相同——如果勉強用兩個字來形容，這是「澄澈」。這是剛從潮濕陰霾中透過一口氣來，而又意識到炎炎的酷日不久即將來臨，心氣甯靜，聚精會神的那一種狀態。

這幾天，報紙上也接連登着許多叫人心胸開朗的消息。國共合作；說是已在具體化了；規範宏大的「廬山談話會」正待開幕；全國縣長、中學校長，也都往這暑期政治中心的廬山準備受訓——「今年廬山旅館，家家客滿」。新聞記者專電中用這樣的字句描寫這避暑勝地的空前的熱鬧。

但是上海市却另有它自己的一番熱鬧。市政府十週紀念慶祝典禮也正在這幾天內舉行。這是大規模的慶祝，一連十天。報紙上早已登着這十天的慶祝節目；全上海的遊藝界總動員了，白天的節目全是他們的精采，

晚上是「饑火」——「奇偉壯麗」的「饑火」(報紙上這麼讚歎)在上海也是空前的。

市中心區的形勢，就好像車輪的軸心。傘骨似的向四面伸張的馬路條條湊集在市府大廈周圍；條條馬路上從早晨到半夜都奔騰着各式各樣的車輛，吐出了又吞進了來觀光的名色人等。

條條馬路上隔這麼半里路就有一座臨時的綵牌樓，窮奇鬥巧，絞盡了工藝美術家的腦汁；這都是上海的一些工商業團體或是大廠家大公司對於市政府十週紀念的慶賀——自然帶便也給自已來一次宣傳。

到晚上，裝飾在市政府大廈以及其他公家建築的千萬盞電燈，還有條條馬路上許多綵牌樓上的電燈，齊放光明，把市中心區的上空烘映成一片紅霞，遠遠地也望得見。

從博物館到運動場那條馬路的兩旁，賣飲食的臨時蘆蓆棚，大大小小，一個挨一個的。響着鍋杓的聲音，散放出魚肉的香味。裝飽了肚子的人們抹着嘴，一隊一隊地往運動場去。「奇偉壯麗」的饑火就是在這裡的田徑場上放演的。像城牆一般雄偉的田徑場看台頂上，這時已經黑壓壓地站滿了人了。

然而從各馬路上還是不斷地有車子馳來。

一輛裝貨用的卡車蹣跚地馳近博物館門口，便被雄糾糾的臨時崗警喝住了。車裏滿滿的，男女老小全有，大部分像工人，却也夾着幾個穿長衫的。他們中間幾個性急的年青人等不及搭跳板就撲撲地跳了下來，呼朋引友地直奔那個蘆蓆棚的買票處。老太婆戰戰兢兢地從車尾的跳板走下地來，碰着舌頭，讀賞那四周大建築

上的無數電燈。小孩子們則將那車尾的跳板當作滑梯（這「滑梯」的高端離地總有四尺多）騎馬式地坐着滑了下來，乘大人們一個眼錯就又溜上去再滑一次。

一位穿長衫的，像是個紙烟店的老闆，撩起了長衫的下擺，慢慢地從跳板上走下來，一面自言自語地說：「說是慶祝會放焰火，爲什麼又要賣錢呢？」

「不賣錢也許不行罷，聽說燄火是定製的，貴得很。」一個小商人模樣的，一邊走，一邊回答。「就是賣錢，也還要虧本。一夜的燄火，要虧五六千塊錢的本呢。」

「哦！」像是烟紙店老板的那位嘴裏應着，脚下早已加緊，也直奔那賣票處去了。

體育館一帶像是開了車輛展覽會，綠色油漆的公共汽車，搬場汽車，流線型的雲飛新車，獵狗似的運貨大卡車——全是放空了人後，從體育館前面慢慢地駛過。這是指定的回頭車的路線。搬場汽車和運貨用的大卡車像逃學的孩子似的，死賴着不肯走快，車夫們站在踏脚板上嘈雜地嚷着，打算招攬幾個回頭主顧。但是並沒有結果。燄火還沒放呢，只有來的人，那有就回去之理？捨不得二毛錢（這是最低一級的票價）的人們也老是守在運動場的四周，翹起着頭，不怕頸骨酸疼；他們唯一的希望是，燄火或者會放到半天空。

有兩個工人模樣的小夥子在那里爭論：

「你敢賭一個東道麼？我說，一定不會放到半天空。」

「好，賭東就賭東。我見過燄火是吊在高高的木架子上放的，——那不是放到半天空是什麼？」

「可是也有在平地上放的。他們要賣門票，他們放的一定是平地上那一種。」

「那個麼？那個是東洋燄火。可是報上登的新聞，不是說得明明白白，特請廣東巧手製造的麼？那是國貨。國貨不是平地上放的。」

「不用多爭，賭一個東道就是了。只怕你不敢賭。」

「爲什麼不敢呢？爲什麼不敢呢！」這位「國貨主義者」嘴裏很硬，兩腳却已朝運動場的大門走去，希望從大門口窺探一下，到底田徑場中有沒有高聳半空的木架子。

運動場大門那邊，另有一番情景。這裏嗚嗚地叫的，幾乎全是漂亮的自備汽車，草地上黑甲虫似的已經停了不少，穿號衣的或不穿號衣的車夫橫倒在坐位上打盹。

又有幾輛飛也似的來了，一齊在門口停住。只穿一件輕羅旗袍，光着兩臂，而手裏却挾着夾呢大衣的摩登女郎們，在青年男子的前擁後護中，款款地走着，時時扭着頭，嬌笑一兩聲。

這一羣高貴的先生和女士們，目的並不是來看燄火，却也不是太有閑，來借此解悶。他們每天排定了課程似的要周遊幾家有名的電影院，跳舞場，要到麥瑞去吃午飯，沙利文去用「午後茶」，也要到蜀腴之類，忽然膾炙人口的餐館去吃夜飯——並且也還要上回力球場，或者開個房間，打幾圈「小馬將」，他們實在是忙得很，

然而他們偏偏又要在「忙中偷閒」，每逢有什麼哄動上海市的事情，例如中國古物要到倫敦去展覽先在上海「預展」，或者大世界新到了一頭大鯨魚，乃至某遊戲場有印度人會使跳蚤做戲——總之，不論事情的大小，只要是上海報紙上登了誇張的驚人的廣告的，他們總得去「巡禮」一次。因為他們是標準的有閒的上海人，而標準的有閒的上海人則以沒有看到哄動上海市的每一事件引以為奇恥的，他們到市中心來，並不因為這里正在舉行市政府十週紀念的大慶祝，而是因為這慶祝典禮已經哄動了整個上海市。

這一羣中間，就有胖得出奇然而又最諱言胖的潘太太，和她的女兒雪莉。人家說潘太太的發胖是逐漸的，所以她自己不覺得，但也因為她自己不覺得，所以人家向她說一句「啊！潘太太，你越來越發福了！」她總認為是故意的打趣。可是有一件事却連潘太太自己也承認了，就是她的自備汽車的車門已經嫌太狹。每次上車，總得由她的貼身女僕阿金後面用力推一下，這才把一個高貴的潘太太塞進車裏去了。

現在，潘太太混在大隊的高貴的人們中間，開始爬那水泥的階級，要到地位最好的特別座去。雪莉和阿金像拉繩一般拉着她。小汽車夫黃毛跟在後邊。

「這麼大的房子！」潘太太氣咻咻地說，「怎麼——連電梯也不裝一架……」

「媽，這是運動場呢！」雪莉勉強忍住了笑。

可是潘太太生起氣來了：「運動場！誰不知道他們叫人爬水門汀扶梯，也算運動麼？再說，也該替來看運動

的人着想着想。」

雪莉沒有話回答，——不，一串放縱的笑已經擠住了他的喉嚨，她要說話也不可能了。她就是這麼愛笑。人一笑，手就沒有力，這時潘太太正跨上一級，那邊阿金正在用力捧，却不妨雪莉這邊忘了工，於是整個的潘太太便失了平衡，像泰山一般直向雪莉身上壓過來了。幸而小汽車夫黃毫眼明手快，搶前一步，把這危險救過。

好容易將潘太太撥弄到了特別座位時，這位太太已經不大有精神說話，像一座肉山似的堆在藤椅上，她只是瞪着眼喘氣。她的臉色並不和平，然而她心裏決不抱怨誰個，因為假如不來這一趟，那她就不成其爲時髦的上海有錢人了。

特別座已經滿滿的了，脂粉香隨着人們的移動而飄盪。兩女一男的一小隊忽然擠到潘太太她們的面前站住；女的中間，一位鵝蛋臉，水蛇腰，約莫四十來歲的少奶奶，笑着叫道：「啊，到底是潘太太麼，我遠遠看來，就猜到了潘太太不會是別人啊！」

潘太太兩手撐在藤椅的靠手上，似乎想站起來，但是藤椅和她的肉體好像已經連成一片，而且她又忙着應酬那位女客，顧着嘴里，她的兩只手更加不得勁了。她這種要站起來的姿勢一直延續到一套寒喧完畢。

「真想不到，何少奶奶，會在這里碰到了，真是一個好天，風不大不小，夠涼快。——哎，這藤椅怎麼的咬衣

服」

「不要客氣。」何少奶奶很溫柔地按住了潘太太的肩膀，「請坐罷。我們來了有一刻鐘了，真熱鬧。雪莉小姐，多謝你，我不要坐，站着說話兒倒爽快些。」

雪莉一邊讓坐，一邊早已擠上一步，拉着何少奶奶同來的那位女郎，吃吃地笑着，問長問短，很親熱。這位女郎便是何少奶奶的女兒何家琪，不過十八九歲，身材却比她母親還要高些。那男的大約有二十歲了，是何小姐的哥哥，喚做家祥，此時被阻在最外層，寂寞的微笑着。

何家兄妹向潘太太問了好，依着不可缺少的禮貌恭恭敬敬的對答了幾句，便和雪莉小姐一面談着，一面慢慢地走，到了靠近司令台的一端。在這里，他們三個都站住了，望着田徑場中，談話也暫時中止。

這時候，田徑場中靜悄悄地只有十來個憲兵佈成稀朗的崗位。場裏沿着跑道那些燈柱，明晃晃地照出了正對司令台的地上有兩座牌樓式的東西，好像都是木條作骨，彩繪的布作面；前面的一座大些，開着三重穹門，後面一座小些，遠看去倒像一排樓房。最前，離那大的牌樓有十多步，又是一座小小的寶塔那樣的東西。左邊，有兩條假裝的軍艦，和兩座菱形的炮車。右邊，又有牌坊式的棚架三四道，有獨立的，也有聯在一起的，像曲折的屏風。

何家祥指着場中說道：「這些，就是今夜放的燄火。那邊的假裝炮車，就是當作坦克的。」

「哦！怪道爸爸說，今夜的燄火有海陸軍大戰，原來有兵艦，也有坦克。」雪莉小姐看着家祥嬌媚地笑着說。
「要不是說得新奇，媽媽也不一定來。」

「可是老伯呢，爲什麼不一同來？」何小姐問。

「爸爸本來也要來看看的，忽然他那信託公司裏來了電話，要開什麼緊急會，他就匆匆忙忙地走了。聽說，好像是北平又出了亂子。」

「對呀，日本人又在北方搗蛋了，」家祥接口說，「可不是在北平，是在什麼蘆溝橋，宛平城。」

「晚報上也已經有了消息了。」何小姐說。

「不錯，我記起來了，是宛平。我還聽得爸爸自言自語地：宛平，宛平，不知在那一個角落里，無名小縣。讓人家一步不就完了事麼？祥哥，是不是日本人又來硬要這個小縣城？」

「恐怕事情沒有這麼簡單罷。」何家祥沉吟地說，眼望着天空。「光景宛平這縣城，雖然不怎樣出名，却是一個重要的所在。」

「年年是這個時候，日本人總要生出些新花樣來。去年不是也很緊張，住在北四川路的人都搬家麼？」雪莉曼聲說，不轉睛地瞅住了何家祥的臉。可是家祥的頭慢慢低下去了。

何家琪小姐在一邊抿着嘴笑，她知道雪莉小姐一向是注意他的哥哥的。但今夜的雪莉小姐雖也有一點

魅人的風采；她那輕紗的新裝，她那迎風而立，柳腰半折的姿態，可又有那遠遠的、淡淡的燈光，都把她烘托成異常楚楚有緻，而且瀟灑恬靜起來了。

但這時候，滿場的燈光忽然暗下去了。何家祥彷彿是嘆了一口氣說道：「走罷，燄火就要放了。」

他們回到原地方，看見潘太太的胖腦袋斜擱在藤椅的靠背圈上，光景是睡着了；何少奶奶坐在右首的一張藤椅裏，却扭着身子，和後面的一個人正在談話。雪莉快步走到潘太太跟前，叫道：「媽呀，日本兵打什麼盧溝橋了！我們的軍隊已經開火了！」

潘太太猛然把懸空的兩腳一縮，但他的胖腦袋却往上一聳，睜開了眼，隨即又抬起右手掩住兩只眼揉了一下，喃喃地說：「什麼開壺？那裏來的開壺？」
「哎，我剛剛弄成一付清一色，你大驚小怪的……」

可是這當兒司令台上那一班軍樂隊像突然到翻了缸甕店似的奏起什麼進行曲來了，潘太太的聲音便被那狂風驟雨般的金鼓聲所淹沒，同時運動場四周的看台上也騰起了雷鳴似的鼓聲。

「何少爺，何小姐，就在這裏坐罷。這裏有三個坐位。」

何少奶奶背後那個人——就是阿金，大聲叫着。

這時，滿場的電燈全都熄滅，只有司令台軍樂隊中間那幾枝小小的綠罩反光燈把一圈圈的圓光射在樂譜架上。

田徑場中間，遠遠地，似乎在緊靠着對面的那座看台的地方，噉噉噉地一連攆出十幾條流星來，金蛇似的滿天飛舞，看看好像要碰着天空的幾點明星了，忽然拍拍地爆響起來，金蛇沒有了，却迸出紅的紫的藍的小火球，在空中略一停留，便又很快地墜下來消滅了。

有兩支流星放偏了一些，刷的叫着，直竄到特別座的上空，拍拍地爆出了黃色的和淺紫色的四個火球來，飛速地下降，似乎準要掉在那羣高貴的人們的頭上。潘太太駭得已經叫起來了，但是一眨眼，那幾個火球早就越過她的頭頂，不知道落到那裏去了。

「不相干的，潘太太，」何少奶奶側過頭去說，「你看去是那麼近，實在遠得很呀！」

軍樂聲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只聽得噉噉地刷刷地無數的流星劃破了空氣的聲音，像有千百條金蛇競賽似的鑽上天空。人們屏住了氣，仰臉看着。於是拍拍地連續的爆響，各種彩色的火球取了各種不同的角度和各種不同的快慢，繼續紛紛地下降，中間也還夾着放得略後一些的流星們的橫過長空的金光。

最後的幾個彩色火球也消滅了，滿場烏黑了，滿場肅靜了，似乎滿場幾千的觀眾這時還屏住了呼吸。和雪莉坐在一處的何家琪小姐好像鬆了一口氣似的輕聲說：「也不過是平平常常的流星，可是同時放多了，又是在這樣空曠的地方，所以看去特別好。」

「你敢拿在手裏放麼？」雪莉低聲笑着說，「我放過。點那藥線的時候，真有點胆怯，可是噉的一聲從你手

上飛出去的時候，也真有趣，一點兒危險也沒有。」

「可是剛才他們放的，大概是特製的大號，」在雪莉右側的何家祥也接口說了。「我彷彿看見是裝在特別的木架子上放的。」

雪莉吃吃地笑着。星光下隱約可見她斜側着身體，微彎着頭，一對發光的眼睛朝何家祥臉上儘瞧。

這時西面的看台上也隱隱騰出人聲來了，稀稀落落的催促的掌聲也聽得見了；但沒有等這掌聲成爲一片的時候，場中忽然來了砰的一聲，好像槍響，接着就看見正中前面第一座牌樓像從黑暗裏跳出來似的，明耀耀地站在那里；按着是三個大穹門上邊一字兒擺開，亮出五光燦爛的一排燈來，接着又是無數的五彩的火花，的纓絡從牌樓的每一根耀眼的橫線上掛下來，這無數的纓絡像五彩的雨絲，冉冉地紛紛地愈來愈多，愈加光耀奪目；接着是穹門上邊那一排燈忽然暗了一下，但隨即是一陣輕微的剝剝的爆聲，那一排燈的地位就變成了一行大字，「上海市政府十週紀念」，一個個字都放射出刺目的強光。

軍樂又奏起來了，但是軍樂的聲音似乎被那一座光燦四射五彩繽紛的牌樓所盡倒，人們只覺得那些閃舞着的美麗的火花自有牠們的騰騰地——中間也還夾着必剝剝細響的火之音樂。

牌樓上無數的五彩纓絡漸漸落完了，那一行字也漸漸暗下去了，只是那牌樓的輪廓還是明晃晃地站着。人們下意識地揉着眼皮，場中忽然又有連續的砰砰的聲音來了。從牌樓邊伸出一條火花的帶子，很快地甩到

後面那一排樓房似的東西上，又很快的繞着走了一個圈子，立刻萬點金星同時放光，金星中又夾着無數五彩的火珠，火球，和火的花朵，燦爛輝煌，把人們的眼都看花了，但終於定形——是一座寶光噴溢的宮殿型的大建築。

「呀，這不是市政府大廈麼？真好！」

那邊潘太太高聲說。

嘖嘖地讚嘆的聲音從特別座的各處起來了，隱隱還夾着青年女子的清脆的嬌笑。然而連珠砲似的響聲又在場中起來了，這一次却像萬馬奔騰那麼樣，「市政府大廈」右側那三四道曲折的屏風似的牌坊驟然一齊放光，像瀑布一樣的彩色的光帶從每個「屏風」上急雨似的往下瀉，配合了正中的金碧耀眼的「市府大廈」把黑濛濛的運動場映照成霞光瑞氣，儀態萬方。

然而連珠砲似的聲音又緊接着來了。似乎已被大家遺忘了的正中最前面那座寶塔形的高台，此時突然拔地而起，一色銀白的火花，頂上巍然一人像，——是伸着手作指引姿態的孫中山先生造像！

軍樂聲蓋倒了一切似的廣播在全場。鼓掌聲像雷動。高台上的孫中山先生在火樹銀花中照耀得鬚眉畢露，神采飛揚。

但是，隔着一個直徑五六百碼的田徑場，和這特別座遙遙相對的那一排普通看台——也就是末等座位

的觀眾們，却茫然不解爲什麼忽然要鼓掌。他們什麼也沒有看到。因爲「市府大廈」擋住了一切，並且因爲「市府大廈」的後壁是一層頗厚的洋布，末等座的觀眾們只能從那厚布的被映得五彩斑斕而猜想到那邊一定有很好的燄火，可是始終看不到那好燄火是什麼。

末等座中有一個學生模樣的青年人對他的朋友發牢騷說：「真太冤了！只看見這大塊的白布上紅一陣，綠一陣，只聽到對面高興得大拍其掌。究竟這一排樓房似的東西代表了什麼也還是沒有弄明白！」

「啊哈！你不要不知足哪！」那朋友回答。「你只化了二毛錢。人家是一塊和一塊五呀！」

「然而，仲文，如果不遞上這麼一塊白布，讓我們也看見一點。未必就損害了一塊五的人們罷——他們一樣也看個痛快。」

被喚做仲文的那人把濃眉毛一聳，冷冷地回答道：「這是你只花了二毛錢的人的哲學。人家規定門票價格的，却另有一種哲學。他們比你更實際，他們可以這麼回答你：要是大家一樣看，化一塊五的豈不是太受了委屈麼？他們覺得惟有加上這麼一塊白布，才是最公平的辦法。」

「那麼，只看了一陣子流星，就值兩毛錢麼？」學生模樣的青年大大不服起來了。

「不要忙，回頭那邊兩條軍艦和兩架戰車放起來的時候，你就可以一樣看個痛快了。」仲文微笑着用手朝那邊指了一下。「況且——呵，這不是又在放流星了麼？」